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三十五、深夜神雕

伍家坐南朝北，在街側小巷之內，前後有門，內裡房屋甚是高大精緻。房並不多，和畢家一樣共只兩院落，因主人是個享有盛名的老訟棍，上輩也是舊家，本就染有習氣，加以平日接觸人多，上中下三等都有，又喜排場好勝，所有陳列器用無不精美華麗到了極點。只是人丁衰弱，兩個女兒早已出嫁，一子早為仇人所殺，剩下寡媳張氏，所留遺腹孫兒大鎖偏巧生來殘廢，十二三歲的少年耳目不靈，兩腿生得一長一短，目不識丁，人更懦弱，稍有一點聲音便嚇得亂抖。

伍明深知作孽太多，落此報應，但是老來只此一個獨養孫兒，黃臉婆又是一個潑婦，少年時受她娘家好處太多，養成懼內之習，終身不敢納妾，明知廢物，依然愛護得和活寶一樣，老想人雖無用，兒子終會生養，只盼大來能夠娶妻，傳種接代，了卻一樁心事，免得人說終年用那刀筆害人，連自己子孫根也被割斷，於願已足。

同時想起自家年老，以前不該為了走動官事狼狽為奸，將大女兒嫁與趙三元，本來長女人就強橫霸道，加上這樣一個好女婿，越發成了引狼入室，等到年老後悔業已無及。

總算自己工於心計，二女婿是財主，不會看相產業，便用懷柔政策，表面上對這位大姑老爺、大姑太太非但言聽計從，倚如心腹，任其大權獨攬，並還預先托孤，允將死後家財分他多半，剩下一點留與孫兒的也請其保管照料，只使有個衣穿飯吃，接續香煙便是感恩不盡，其實老頭子宗法思想過於濃厚，認定女生外向，像三元這樣人向其托孤無異與虎謀皮，焉有不知之理？

無奈這位愛孫人間難得見到的頭號廢物，反正虎狼口中之食，鬥他不過，轉不如恭恭敬敬雙手奉上，或能得到一點憐憫，不致吞了家財，將人逐出餓死便是幸事。一面暗中設法埋藏起許多金銀，但想孫兒大蠢，被他知道是惹事闖禍，不知道又得不到手。

平日人太刻薄，誰都怕他這個笑面虎，除兩個出嫁女兒和一個廢物孫子而外，連一個兒媳婦都因逼令守節露出不願之意，被悍妻日常譏刺笑罵，虐待鬱悶而死。想盡平生相識，均因以前勢利自私，過河折橋，十九見面恭維，背後笑罵，平日不肯幫人，將來誰肯幫他？

人是認得早過了千，活在世上哪一面都叫得開，一死便完，用盡心思也想不出一個親的厚的，簡直沒有可靠之人，將來死後用什方法把這許多造孽錢交到孫兒手裡，終無善策。

近年錢積越多，心事越重，正在每日為此著急，不料大姑老爺不等他死生前便代他招來一位天耗星，全數給他搬個精光還不肯完，留刀警告之外還附有一張賬單，上面列舉他這些年來舞弄刀筆、傷天害理，顛倒黑白、使人冤枉難伸甚而傾家蕩產，以及翁婿勾結、狼狽為奸種種作弊犯法不可告人之事。

總算平日心計好巧，算盤打得精，不值得的案子沒有重金酬謝向來不接，並且還要原被告都是有錢人家才肯出力，所害都是這一類人，共只出了兩條人命，還是氣死，並非專幫無理的人專一欺凌窮苦，以屈為直，不似別的惡訟師多少兼收，只要有錢一概不論。

更有一種兩頭吃的巧妙方法，把原被告的錢都騙到手，再去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使官司打不起來。打官司的人雖然吃虧，多半在他化解之下保得一點體面，在彼時一人興訟，全家失業，一人被押，四鄰不安之下，並還少去多少牽連損失，比起輸贏官司打到底反倒上算得多。

有那明白一點的人看見別人和他一樣官司，為了纏訟不休，傾家蕩產，有時還要饒著兩條性命的慘狀，觸目驚心，反倒感激他的好處。騙取錢財又是適可而止，從不趕盡殺絕，因此日常為此怨天恨地，覺著訟師當中像我這樣肯留餘地的好人簡直沒有，如何蒼天無眼，使我獨子不成，丟下一個孫兒又是廢物，心中老大不平，便是一般人的議論只管畏之如虎，因其事理明白，有時照樣仍要托他。

名聲雖大，仗著善於掩飾，所有財產又都分開，連那最掌權的大女兒對他晚年所積也都不知底細，平日衣食起居雖極享受，人卻不肯招搖，專在後面搖鵝毛扇，出壞主意，便是原被告有事求他，上來也是推三阻四，強而後可。

會議時至多兩三人，均在密室之中，向不人前露面，也無富名，近年更因後人灰心，專在經商謀利，賣買田產，暗放重利上面打主意，終日拿著一把算盤，膽子比前更小，惟恐結怨，不是真個錢多，兩告均是富貴人家，油水真多決不肯管。尋常不見生客，一般打官司的人知其年老納福，不肯多管閒事，難得請動，業已極少請他出手。

照他這類隱秘作法按說不會被那異人看中，老頭子人又聰明，出事當夜便知是這位姑老爺惹來的亂子，當時也極心痛情急，幾乎昏倒，不知怎的一來居然想開，非但不敢聲張，反因悔禍心切，加上一張巧嘴，竟和來人對面談得十分投機，老頭子也真機警明白，對於來人所說完全真個照辦，把平生心計盤剝、巧取詐騙而來的不義之財完全說出，準備聽憑對方處置，並代出些主意，指明城關內外富貴人家的虛實，以及萬一官府知道對付方法。

他這裡剛剛醒悟，打好主意，還未發動，偶和老妻說笑：「休看我一身心血去掉多半，除卻這所房子和一家藥鋪之外，連田產都要照著昨夜那位所說分別送人，一無所有。但我夫妻已是六十開外的人，能活幾時，何況身後之事業早準備停當，有這一家店鋪足夠度日，這麼一來反少許多心事。」

「經過昨日苦勸，連你也都明白過來，不再和我吵鬧咒罵，怎麼也比傾家蕩產、身敗名裂要強百倍。不過這位大爺稍狠一點，現銀子全被搜光，另外還要三千銀子作為年終濟貧之用，其實他不曉得，我的活錢全都放債，箱櫃裡的金銀又被全數取走，眼看置辦過年東西的錢都拿不出，債戶契據又被取走，倉裡的糧須要拿來濟貧，錢從何處而來？」

「這位異人極講情理，他說三日之內聽我回音，那家藥鋪業已答應做我養老之用，不會逼我變賣，只是實情定必相諒。憑我情面，三千銀子也借得出，只是田產現銀業已精光，將來拿什麼還人呢？」

哪知他這裡和老伴說的幾句閒話竟被影無雙聽去，當日下午便令丁三甲交他女婿百餘兩銀子，做他備辦過年之用，表面說是交租，實則借此警告二捕。

趙三元不知對頭實是難惹，由畢家匆匆帶了銀包趕到，進門一看，伍妻面色還有一點沉悶，這位老岳丈竟和沒事人一般，知道對方比他還工心計，先不提說來意，只將租銀交上，如照平日，三元為表恭順，明明這兩處肥田業已撥在他夫妻名下，每次收租無論銀米必要親來稟告，推謝一陣才肯作為己有，對方也從不留分文，似這樣已十來年。

這次伍明非但親手將銀接過，並還連聲贊好。三元見他說了兩句好便拿起水煙袋想心事，抽之不已，一言不發，暗忖：「這老頭比我還要愛財，除卻有限一兩個親人，誰也休想用他分文，丁氏父子所說決不像假，怎會這樣鎮靜？」

心中不解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這兩天衙門事忙，沒有過來請安，二位老人家身子好麼？今年這樣災荒，佃戶債主俱都刁猾，沒有良心，可有件事要我辦的沒有？」

伍明先瞪著一雙老眼朝他注視，也未回答，忽用手中抽水煙的紙煤指著三元，溫容笑道：「姑老爺，你和我還鬥心思麼？說這類話作什？我雖不知你的心意如何，你這幾日所遇的事業已料個幾分，假使照我那年所說，稍有難題，下手以前不論公私兩面，先來尋我老頭子商量，多少於你有益無損。」

「你近日必是見我年老勞神，遇事未來商量，惹出麻煩。如我料得不差，早來三日你不至於吃虧生氣，我也不會有事了。不過這樣也好，我活了六十多歲第一次受到教訓，人卻明白過來，你比我的年紀小不許多，人又精明強幹，在山東省內也是多年英名，千萬小心，不要自尋煩惱罷。」

三元聽出口氣不妙，心想，舉家婆娘一個婦道尚有主意，這老傢伙一向陰柔狡猾，莫不又是口是心非，另有高明主意，如和那婆娘一樣，有力使力，無力使智，在幾方合力之下將這該萬死的飛賊除去，非但所失財物全要得回，還可發財官做，多麼痛快！

心正尋思，還未回答，伍明呼呼連抽了兩筒水煙，又接口笑道：「賢婿，你是明白人，這回事千萬糊塗不得，依我之見趕緊想法告退，免得身敗名裂，還要送命。官如不許，我也有法可想，哪怕暫時遠走高飛，被人笑話，都較上算，你看如何？」

三元還當他是故意做作，暗中留神對方神情動作，忍不住問道：「我此來雖然有事，還未開口，你老便先對我警告，莫非方有人來說了麼？」

伍明老眼無花，看透他的心意，面色微變，冷笑道：「你不用對我用心，我今日實是心口如一，決無虛假。明人不用細表，這還用說？你想這幾年荒歲暮，就算丁三甲人多勤儉，至多靠他所編零碎玩意勉強強湊合混碗苦飯，明年春荒決渡不過，連我最會算計的人都知道石子裡榨不出油來，特意命人送信，叫你夫妻寬他一年，再不把他手工所得刮上一點是一點，不要十分認真。

「請想，他們今年才一兩成秋收，吃和人工都不夠，如何交租？好在我們方法想得巧，有糧收租，無糧收債，二者歸一，還是那本賬，等到豐年利上加利，荒年反比豐年上算，就是麻煩一點，不打不押不易到手，但是衙門有人，不怕他們不給。

「除了丁三甲祖孫三代都種我家的田，人大忠厚本分，格外寬容，他有自然不肯放過，沒有也讓你去做好人，決不送官追逼而外，哪一家佃戶敢於拖抗不交，他們永遠不能翻身，苦到老死算完，不賣兒賣女來還債是大便宜，一半也是我該鬆是鬆，該緊是緊，不肯殺雞取蛋連根爛，細水長流，算得精，辦得巧的緣故。

「以前也曾想到，我們有田的人，不這樣做不行，否則他們多半勤儉耐勞，一有積蓄，我不辭他，他也辭我，另外買地自耕，就是不走，也不肯聽我們隨意擺弄。他們有的是氣力，生地都會開成熟地，都要這樣開出來的地越多，糧必越來越賤，田產也不再值錢，人工還難得用。

「誰不貪舒服，自己有塊地，哪個願意常年做人牛馬？所以上來非想方法給他套上一副無形的重枷不可。這些無知的農人，真要人人有田可耕，不靠別人，我們這些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每日坐享現成福還要挑剔不知足，看著別人眼紅的富翁豈不倒了大霉？除非和他一樣早夜勞作，誰也休想久活下去。都成了這般的世界那還了得？

「以前我終日為此用心，不怕你笑，我家雖只三頃多地，比那些富翁差得太多，但我向來無論士農工商那一行業，只沾著一點，便要想出個道理來。自從三十歲上添買田產之後便用了深心，始而越想越覺人都一樣，似此尊卑苦樂過於懸殊，將來他們只明白過來，我們這些不出力而要極高享受的人便不得了，並且此事早晚爆發，決不能免。

「如說他們都蠢，上古的人穴居野處，茹毛飲血一樣矇昧無知，怎會到了今天全數進化？此是必然之理。依我本心，專經營一點買賣，放放印子，連租留的田全都賣掉才對心思。再細一想，自元、明起直到今天，不合情理的事越來越多，無論乾哪一行，只要站在東主一面休想免去欺凌壓榨四字，簡直沒有一樣是對的。

「又想，他們全都明白過來，至少不像現在政體，才能成功，據我估計，少說也在一二百年之後。我已年老，樂得享受，性又愛財，於是變本加厲做將下去，果然田產越加越多。

「我比別的田主聰明，不做斬盡殺絕之事，至多背上一層債，到了豐年落個空歡喜，眼前除非真個有了不交，決不會收田吃官司。丁三甲是老佃戶，更摸準我的脾氣，不是有人指教，為了前夜做得太過，又知我悔過是實，眼前連用的錢都不寬裕，故意借著交租為由退還我百多兩銀子，就便使你尋我，聽點警告的話，才有這樣舉動。

「否則今年糧食雖貴，被陳玉庭所開幾家大糧行壓住，漲得並不算凶，他照荒年的貴價和豐年的收成，合成銀子並還加多，就是丁三甲多麼老實善良，也必想到這樣交租後難為繼，決無如此呆法。我在省城並無富名，就算平日重利盤剝、欺壓農民、包打官司種種罪惡，比那幾個著名的惡霸還差得多，如無特別原因，怎會被人看中。

「並且丁三甲所種田契我已代你交出，情願將來再償還我女兒的陪嫁了，丁三甲也必得信，如何還交什麼租呢？這銀子本應歸你夫婦，偏巧離年將近，好些等用，先不和你客氣，將來再說。此是小事，你也不在乎這點，倒是這位異人大俠的舉動樣樣使我佩服。

「我已痛悔前非，一切聽命，你如聽我良言相勸自然平安無事，真要負氣硬拼，早晚終必知難而退，平白多吃苦頭。你這樣聰明人一點就透，我也不必多說，能聽固妙，否則我也無法，但我心意已定，你如為了此事和我商量，我卻不能參與。再說人家本領高強，動作如神，以我所見，任你主意多麼高明也是白費。

「非但話要直說，還有你那伙計畢老二的為人非出事不可。他比你有錢，他妻又是那樣出身，如有損失決不像我這樣看得開。我已命人喊我女兒，此時未來，也許你的家中難免也出了事，最好想開一點，否則只更丟人，毫無用處。畢老二夫妻如有什麼圖謀，或是表面服輸，暗打主意，你千萬聽我的話不可參與。

「他夫妻貪功貪財，女的更是心凶，多半還要瞞你，樂得裝不知道，由他鬧去。自來善財難捨，連我也是大夢初醒，何況他們！此事全仗自己明白，不是能勸得轉，如非骨肉至親我也不會這樣說，就說也是點到為止，盡心而已了。」

三元最喜的便是那兩處肥田，丁三甲所種還只三十畝，另外一處更多更好，照此說法分明受制敵人，非但積年舊欠不要，連田契都送了出去。家中所藏金銀和那許多糧食更是雙手奉上，兩夫妻日夜盼望，暗中得意，準備老頭子一死便可霸佔過來的大片財產全數化為烏有。

雖然還剩一家藥鋪，只此一點留作養老之用，將來必定托人照管，留與內姪，經營的人又是他的多年老友，合資開辦，無法侵佔，自己又是外行，再說比起原有財產差得太多，就能到手，說出去也不光鮮。苦盼多年，鬧了一鍋大白水，不是素來陰沉幾乎急昏過去，一面更擔心自己家中出事，表面上還不肯顯出，只得強忍憤怒，編些假話探詢經過和所失財產到底多少。

伍明何等機警，一聽便知口是心非，所說服低全是假話，既恨三元執迷不悟，恐受連累，又因近年瞞了他夫妻暗中埋藏留給孫子的金銀太多，恐其得知生出反感，再想起女兒不孝，表面恭順，就勢把持，暗咒父母速死種種可惡，不是當初一念之差，想要勾結公門中人，也決不會引狼入室。

今日我已想開，這些造孽來的不義之財反正早晚一場空，一個六根不全、愚蠢無知的小孫子決非虎狼之敵，轉不如失財免災，自悔以前罪惡，照那大俠影無雙所說多結善緣，好歹免去災害，子孫還有一口飯吃。同時回憶雙方狼狽為奸所行惡事，像女婿這樣為人決無好心，索性乘此時機生前先落一個乾淨，免得身後留害，使子孫受苦受難，受他魚肉，還被別人指說報應，當成笑話。

伍明微一尋思，笑答道：「人都說我有一銀窖，其實我的家財你夫妻大都知道，哪有此事？你內姪那樣蠢才，留下錢財，不害他短命，也害他遭殃，我怎會做那蠢事？近年為了年老，想多活兩歲，常吃補藥，添了花費，所以家中共只你兩夫婦知道的幾千兩銀子，並不甚多，前夜全被取走，才鬧得過年錢都沒有。這位隱名大俠稱得起神日如電，動靜皆知，休想瞞他得過。

「如非深知我的底細，他也不會借手丁三甲送回這百多兩銀子來了。詳情我不便多說，總之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無論鬥力鬥智，任你請出多少人，也決不是人家的對手。實不相瞞，今朝打定主意之後，想起陳玉庭人最外場，也許知道此人來歷，前往探詢，他先多心，不肯明言，後來經我說明真意，並說前夜來人曾提到他，方始回答。

「他說我回頭是岸高明已極，可惜你吃了公門飯，是否真肯聽他的勸還不可知，要我隨時勸告。正打算把女兒接來，令其向你進言，你已先到。以玉庭那樣人物尚且如此說法，何況別人？我女兒此時不來，我托別人便中帶信，斷定必來，未討回音，不知有何事故發生。

「骨肉至親，我不和你客氣，可先回家看望，就便將她接來我家同吃夜飯。她最疼錢，脾氣又暴，務要好言勸解，不可負氣。方才你雖說得好聽，恐你心意不定，又吃了官家的飯，許多不能自主，也許有不得已的舉動，我正代你不放心呢。」

趙三元聞言氣不打一處來，但他深知情勢嚴重，決非個人之力所能相抗，又擔心家中妻子，只得又說了幾句口不應心的敷衍話，連聲應諾，謝教辭別。走到路上，越想越急，越急越恨。黃昏越近，天氣越冷，離家又遠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唉聲歎氣，忽見一個驢夫牽驢走過，驢走頗快，孤身煩悶，不願再走，上去喊住驢夫，接了韁繩，縱上就走。

驢夫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漢子，人頗精神，似知公門中人，不敢多問，一言不發，跟了就走。三元回家心急，見驢頗快，越發縱轡急馳，一口氣趕了好幾里，繞小路走到南門大街，眼看離家不遠，方覺這驢真快，難得驢夫也是快腿，跟了這一路，如何一言不發？

忽見所居高家巷內走出一人，甚是面熟，忙把驢勒住，對面一看，正是所用徒弟伙計刁福，方問何往，刁福已搶口說道：「大爺再不回來人都要急死了！」

三元知他冒失，忙即低喝：「到家再說，我早知道，是大奶奶尋我麼？」

刁福應「是」。因進巷第三家便到，便縱下來，隨意給了幾個驢價，驢夫也未爭執，一言不發，接了就走。

三元心中有事，先未留意。進門忽然想起，此驢走得這快，驢夫緊隨身後，停時不聽絲毫喘息，神態那麼從容，接錢就走，始終一言不發，人又生得那麼矮小，忙喊刁福快將驢子追回，自往臥室走進。還未到達，家中子女和伙計丫頭已紛紛迎出，互相數說昨夜來一女賊，黑衣蒙面，形如鬼怪，將家中錢財全數取走，並還留刀警告，趙妻連嚇帶心痛，病倒床上。

天明之後，連經勸說，由刁福趕往衙門去尋三元，說人已走多時。因趙妻去時囑咐不許洩漏，往南關千佛山附近尋了一遍，也未問出人往何方，只得回轉。午後外老大爺派人帶信有事商量，也未得去，連往衙門打聽兩次，均說二位班頭尚未回轉。趙妻想起昨夜來人所說，自更愁急，又恐風聲洩漏更是不利，全家都在擔心，恐他出事，幸而平安回來。趙妻急了一日夜，吃藥剛睡。

趙三元雖不似畢貴懼內，乃妻也非善良婦女，年紀又輕了十多歲，老夫少妻，當然嬌慣。伍氏人又精明強幹，工於心計，善討丈夫歡心，加上趙家大片財產，由不得抬高身價。平日極為愛重，況又失去不少財物，話未聽完，業已急得心跳，偏是剛剛睡熟，伍氏弱不禁風，連走路都要人扶，不似畢妻是個強盜婆，如何經得起這大驚嚇，常時不曾驚動。

聽完前情，問知昨夜飛賊來時只刁福一人不曾在場。因已三更光景，伍氏治家最嚴，知道丈夫該班，便令家人早睡，自己卻看著兩個丫頭做針線，一面摸著牙牌，忽聽院中伙計急呼「大奶奶快請出來！」心還有氣，剛罵得兩句，俏生生扶著丫頭肩膀掀簾走出，便見全傢伙計、僕婢，除原在房中服侍的兩個，均被一個週身黑衣箍緊、形如惡鬼的怪人逼向一旁立定，除刁福偷偷回家沒有在場而外全都在場。

說是冬夜天寒，剛剛臥倒，忽然眼前黑影一閃，立著這位怪客，始而和中了邪一樣，絲毫不能動作。直到對方說明來意，每人點了一下，通體點到，方始隨他同去別的房內，才知全家所有人等都照顧到，話也一樣。

大意是說：趙、畢二人陰險狡詐，狼狽為奸，這多年來作惡多端，早就放他不過，只為身有要事，救人為重，暫時沒打算與之為難。不料鼠輩無知，反捋虎鬚，故此抽空給他一個警告。

明人不做暗事，並防連累別人遭殃，這兩家均有不少下人，趙家女主人雖然文弱，不似畢家會武，這幾個伙計也均是他徒弟，當時隨同辦案，學過本領，依了本意，憑這幾人決非他的對手，男的又不在家，現銀子又不甚多，前夜仍沒想到來此，只為在畢家聽了幾句話，又知主人老奸巨猾，財產多半分散在外，無人得知，雖是暫時放過，也不公平，方始趕來，所存金銀已被全數取走。

為了來去光明，又想留幾句話使主人知道知道，以免不教而誅。又因女主人是個文弱婦女，他這一身裝束容易使人害怕，又不願張揚出去，所以才將全家老少喊醒，聚在一起，當眾警告，等趙三元回來，問他得了狗官多少銀子，照三倍處罰，捐出濟貧。

如肯聽話，約人報仇無妨，只不在外張揚，驚擾好人，在他事未辦完以前暫時決不與之計較，銀子代他消災折罪，罰款也作此用，明日夜裡如不交齊，便照他們打印子的舊例，過一天加一成，分文不能短少，但也只有十天為止，十日不交，十倍處罰，決無通融，到時莫怪手辣。

說完，怪客又將二捕勾結許多犯法舞弊不可告人之事說出好幾件，嚴詞告誡，並說：「如是別的富豪，事完必要指明利害，勸告一陣，只要對方能夠痛悔全非，均可許其自新，不為己甚。惟獨趙、畢二捕豺狼成性，本性難移，無論多麼好的金石良言、苦口勸說也無悔改之日，所作又是專一欺凌、危害老百姓的行業，斷容他不得。」

「本來除這兩條惡狗易如反掌，只為一向行事都在事前仔細打算，決不冒失，稍有連累也必不做，就是殺人除害也必使其死得心服口服，何況我在暗處，取他性命雖極容易，但這兩個狗賊自負本領，又與江湖中人交往，相識人多，如不使其儘量施展，定必當我只會暗算，不能明敵。」

「休以為今夜他不在家，我便為所欲為，其實只是給他先帶個信，並未真下辣手。以他平日那麼驕狂自恃，自己家中失盜決不甘休，我隨時等他來尋。時機一到，自會叫他知道厲害。話雖如此，以他這樣惡人也並非沒有生機，如能先向狗官辭差，再將平日所得的血錢除留下一點做改行的本錢和家中度日之用而外，全數獻出，由我指定分散濟貧，也許網開一面，否則便自難說。」

跟著又將伍氏罵了一頓，大意說她喪盡天良，咒罵父親早死，夫妻合謀，用盡心計，謀奪娘家產業，并想暗算娘家殘廢的孤姪，以及倚仗丈夫捕快頭的勢力虐待使女，欺壓鄉鄰種種罪惡。今夜之事只許告知丈夫，如敢洩漏出去，休想活命！

趙家住的伙計甚多，多一半是趙三元由十二三歲便收買來的徒弟，全都學過武藝，內有兩個本領較高，學會乃師那一套，並常隨同辦案的少年，在趙氏夫妻威壓與小惠籠絡之下，多半養成奴性，小時所受罪孽早已忘個乾淨，先被怪客嚇住，沒有敢動。

等到被人解開穴道，逼往內進臥室外間堂屋之內，手腳已早鬆動，時候一久，暗中留意，覺著對頭只得一人，不過穿著一身緊貼身上的黑衣，頭戴面具，形態彷彿可怕，聽他說話仍和常人一樣，脅下兩翅均是假的，只是兩片薄皮，附著一些長大羽毛，認定裝來嚇人之用。

加以翼人影無雙大鬧濟南之後，因趙三元從得信起不曾回家，未聽說過，人又生得那麼短小，口氣雖惡，神情談吐均頗文氣，並且膽大已極，逼迫眾人進門時手中還拿著一口寶劍，寒光耀目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，眾人被他嚇住，這口寶劍也有關係，說到後來，竟將寶劍插向肩後，若無其事。

既想討好師娘表示忠心，又覺全家男女老少十餘人，單師兄弟有六個，別的伙計和三元的長子趙柱剛由對屋驚起，還不在內。這多辦案能手，飛賊這樣猖狂，如被得了手去，非但師父回家不好交待，說出去也是笑話。最可氣是敵人說到後來，得意忘形，只管面向女主人恐嚇警告，對於身旁的人竟如無睹。

趙柱和另一個師兄、一個伙計並還立在他的身後，始終頭也未回，偷覷趙柱一臉癡笑，手背向後，彷彿拿有兵器，待要相機發難光景，同時瞥見身側不遠便是趙氏兄弟平日練武的鐵棍鋼刀，另外還有一條鎖鏈，都是現成兵器，不由怒從心起，膽子一壯，以為方才受制乃是出其不意被人點倒，如今穴道業已解開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趙柱業已準備發動，再不搶先下手，師父回來非失寵不可，雙方不約而同打了暗算主意。

趙柱住在對面屋內，聞聲驚起，一見便知形勢嚴重，忙即縮退回去，偷偷取了兵刃暗器悄悄掩出，乘著對方不覺，立在一個年紀較長、本領較高的伙計後面，將手中刀悄悄遞過一柄。因其陰險狡詐，大有父風，也極機警穩練，不看準決不下手，上來又聽出對方不會傷人，膽子大了許多。

雖覺飛賊孤身一人，粗心大意，但因這位繼母最得乃父寵愛，對這長子也善籠絡，雙方情感不惡，人又膽小秀氣，業已嚇得週身亂抖，兩次跪倒，均被怪客命人扶起。雙方相隔甚近，先還恐敵人故意做作，拿這繼母做擋箭牌，休說誤殺誤傷，便這一嚇也受不住，只得忍住，一面暗中偷覷眾人神色，看看乃父罪惡被敵人宣揚之下有無反應，平日忠馴是真是假。

一見兩個少年師弟目注那兩件兵器已快發動，怪客話將說完，快要起身，便朝伍氏暗打一個手勢。伍氏原頗機警，口中諾諾連

聲，眼望怪客剛一轉身，哭喊得一聲「嚇死我了」，慌不迭便往房中竄去，心慌腿軟，剛剛撲跌地上，外屋為首四五人已早作好準備，不等敵人走出堂屋，一擁齊上。

這班平日強橫霸道、倚靠公門的小狗腿何等兇惡，又是第一次受到這樣惡氣，本就心中憤怒，有一發動誰也不願落後，搶到兵器的自然趕向前面，討好爭功。沒有兵器的幾個都欺敵人劍已還匣，急切間拔不出來，以為自家得過傳授，擅長師傅撲跌之術，手疾眼快，只要上來先將敵人膀臂兩面吊住，不怕他不束手待擒，多高本領也難施展。

可是這班人均受過三元長期訓練，只管一擁齊上，全都練有一套手法，配合巧妙，非但聲息全無，一絲不亂，並還各有各的部位，分頭下手，多麼強健的犯人只被他們雙手搭向身上休想得脫，練慣的事，連暗號都用不著打，只有兩個稍微落後，沒有搶上，餘均頭是頭，腳是腳，各尋各的下手之處，悄沒聲分頭竄將過去。

為首四個更不必說，內中趙柱恐傷這位晚娘，上來便朝飛賊左手一方搶過，不問青紅皂白橫刀就剝。另一伙計也拿了一柄鬼頭刀，照准怪客小腿上斫去。

趙柱早就打定主意，憑乃父的勢力，斫殺一個小賊稀鬆平常，何況對方手持鋼刀，夜入人家，又穿著這身奇怪的夜行衣服，就是當場格斃，至多一相一驗，丟到亂藏坑裡了事。

但是此賊膽大得出奇，說話如此可惡，本領又高，正好生擒拷問，先讓他多頂幾口黑鍋，向官請賞，定案之後再將他凌辱虐待個夠，以出這口惡氣，上來改用刀背便是為此。百忙中瞥見同伙用刀斫腿，雖非致命所在，萬一對方恨毒，拼過熱堂死不肯招，豈不麻煩？

方覺那人冒失，就這心念微動、時機瞬息之際，猛覺一股急風，隨同怪客兩膀揮處，震得虎口崩裂，手臂酸麻，那柄刀也反擊回來，幾乎斫向肩上，反傷自己，胸前也似震了一下。同時瞥見眼前人影散亂，驚呼逃竄聲中互相擠撞倒退，跌撲了一片。

微聞滴奪兩響，一道尺許長的寒光由側飛過，堂屋中間一盞大燈立被打滅，成了漆黑，敵人蹤跡皆無，隨聽房上喝道：「無知鼠輩倚眾行兇，像你們這樣人墮落已深，決無醒悟之日，今夜只是給你一點教訓，再如不聽良言警告，誰也休想活命！」

隨聽呼呼風響，展翅飛騰之聲沖霄而起，掠過正面屋脊向空飛去，晃眼聲影皆無。

右面兩個伙計和趙柱一樣本也不免重傷，臨時瞥見內一師兄用本門擒拿手法去搶敵人右膀，想起生擒更好，手稍一緩，雖然也被那股疾風掃中，都是肩臂等處，尚無大害，即此受傷已是不輕，知道厲害，心中一慌，剛往旁邊一閃，吃另兩個震倒的同伴反跌回來，立腳不穩，歪倒一旁。

燈光已滅，人又心慌膽怯，還被刀棍誤傷了兩個，內中只有落後的小伙伴和兩個丫頭目力較強，不曾動手。燈光滅後，看出對面屋頂上人話剛說完，便有一隻其大無比的怪鳥黑影帶著兩團金光往正屋側面飛來，心方發慌，鳥已向空飛去，這一來全被嚇倒，不敢再追。

可是這位填房大奶奶和班頭大少爺趙柱卻遭了殃，一個從小嬌生慣養，又嫁這一個名滿山東、威震濟南，雖是一個捕快班頭，卻比尋常小官威風更大，暗中含有一些惡勢力，連省城府縣都要對他看重的名人，當初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，又因早年選婿太苛，乃父是個訟棍，只管有錢，誰都怕他三分，真正富貴人家，衣冠世族照樣看他不起，於是高不成，低不就，快到三十，在饑不擇食之下，乃父又想衙門裡有個方便，才嫁給三元做填房。

平日傷春太甚，鬧了一身毛病，自家再一矜持，越發弱不禁風，一年到頭補藥不斷，尋常傷風咳嗽種種自抬身價的病痛所服的藥還不在內，哪經得起這等驚嚇？初見怪客時業已膽落魂飛，後來看出她這有孝心的兒子想要動手，本就提著一顆心，打算攔阻，想起所失錢財又太心疼，只得咬緊牙齒，戰兢兢往臥房中撲去。

本就跌倒地上，四肢無力，緊跟著便聽外屋驚呼跌倒，燈光打滅，對頭又在屋上發話，未了再聽人說飛賊能夠變化怪鳥，形同鬼怪，口氣那等兇惡，簡直作對到底，當時嚇暈過去。等到大家忙亂救醒轉來，驚魂未定，先就顫聲急呼，命人查點財物。

一聽兩個親生子女異口同聲說：「家中所有現成金銀全被偷光，並還不留痕跡。」於是連驚帶急，加上心疼，一條命去了大半條，急昏過去好幾次。

那打碎堂屋燈光的乃是一柄小刀，和陳玉庭家所留一般無二，上面也有一條火燒的笛痕。最痛心是趙柱身受內傷，也是臥床不起，另外還傷了三人。